鸟岛探奇

一个小岛的生态研究

〔英〕R 洛克利 著

科学出版社

鸟岛探奇

一个小岛的生态研究

〔英〕 R. 洛克利 著

巫华梅 译

维 衔 校

科 学 出 版 社

1985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个自然博物学家以讲故事的方式，叙述自己在一座远离大陆的孤岛上对岛上动物进行生态研究的经历。作者细致地描述了海鸥、海燕、野兔等动物的生活习性及其繁殖情况，对岛上的生态平衡状况进行了长期的、全面的研究。文章生动活泼，故事性较强，可供广大读者阅读。

Ronald Lockler
THE ISLAND
The classic study of an island ecology
Penguin Books 1980

鸟岛探奇

一个小岛的生态研究

〔英〕 R. 洛克利 著
巫华梅 译
维 衔 校
责任编辑 孙燕明 吴伯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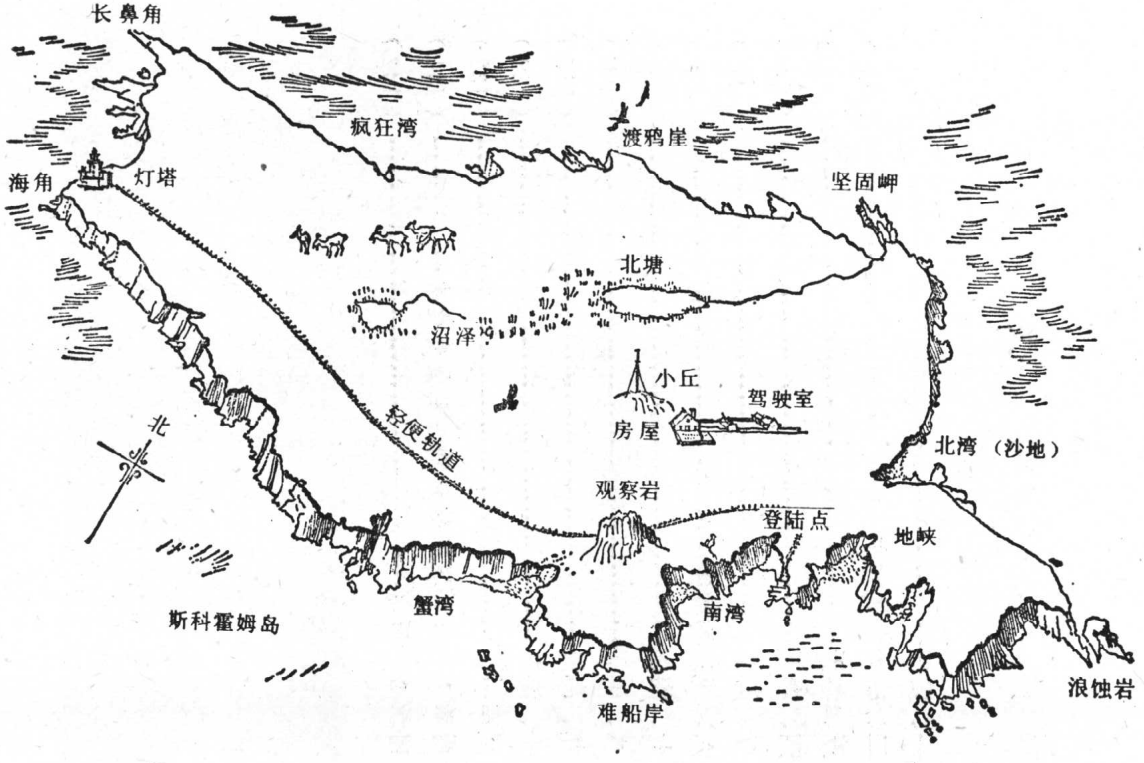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37号
中国科学院开封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1985年10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32
198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5
印数：0001－3,100 字数：114,000

统一书号：13031·3017
本社书号：4678·13—6

定价： 1.00 元


长鼻角
疯狂湾
渡鸦崖
海角
灯塔
坚固岬
北塘
沼泽
小丘
驾驶室
房屋
轻便轨道
北
北湾（沙地）
观察岩
登陆点
地峡
蟹湾
南湾
斯科霍姆岛
难船岸
浪蚀岩

目　录

一、发现……（ 1 ）
二、成为岛屿的主人……（ 11 ）
三、冬天……（ 25 ）
四、春天……（ 34 ）
五、海鸥……（ 41 ）
六、迁栖的秘密……（ 59 ）
七、海鹦……（ 76 ）
八、兔子……（ 94 ）
九、海鸠……（115）
十、海燕……（124）
尾声……（132）
附录1　斯科霍姆繁殖期鸟群数变化表……（141）
附录2　历史……（14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一、发 现

很久很久以来，在威尔士海岸西端的最尽头，远远地伫立着一座孤岛，海潮湍激，岛上杳无人迹。大西洋的阵阵狂风，吹击着岛上低矮的峭壁，泛起层层薄雾，从大陆上看去，这个岛屿宛如一艘折了桅杆的巨船，一艘上部船身受尽海水侵蚀的又长又黑的巨船，正听凭能掀起惊涛骇浪的狂风的摆佈。

当夏日的阳光照耀着蔚蓝色的西部大海时，海面风平浪静，岛屿色彩斑斓，砂岩质的悬崖呈现出玫瑰般的深红色，悬崖下的近岸海流翻腾不息，闪耀着宝石般的光芒。岛上花团锦簇：遍野生长着紫蓝色的风铃草，崖顶上是粉红鲜嫩的海石竹，还有淡黄色的白屈菜和报春花，雪白的剪秋罗，辣根菜，以及绿茵茵的杂草灌木。眼前的岛屿使人不禁浮想联翩。

在难得的上好天气里，访问岛屿的人们将船只停在悬崖的一个裂口中，从那易于攀缘的礁石登岛。岛上没有港口，方圆只有240英亩，不适于长期居住。它裸露在世界上最多风气候的威力中，遭受着高低潮差达二十五英尺的潮水的冲击。它站立在爱尔兰海及布里斯托尔海峡入口水道的激流之中，盛行西风夹带着滚滚波涛，横越大西洋四千英里，朝东滚滚而来，直扑岛屿。

岛上宁静的夏夜和飞旋的鸟群只能吸引那些衣衫褴褛的年轻渔民留在岛上过夜，岛屿的土丘高处和悬崖峭壁上鸟巢密布。倦于村邻们的闲聊和家庭的束缚，渔民们可以在这偏远的海岛上尽情地享受一番拣拾鸟蛋、追猎野兔、钓鱼捕虾

的乐趣，但他们却不敢在自己的小船里或在悬崖上的百花丛中安然入睡，只要有一丝儿起风的迹象，他们就得马上扬帆返航。

在2,000年的历史长河中，这座小岛不断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尽管要明确解释其原因还有一定的困难。对有经验的老渔民来说，它不再是那样惹人注目的了。习惯于靠桨、网、虾篓、帆等过活的渔民，终于以清醒的眼光看待这座离岸五英里的海岛：还不过是突出在地平线上、劈开大西洋潜流的另一块陆地罢了。那时候，驾着非机动帆船在那儿打鱼的年轻渔民比在近海捕鱼的老渔民更为勇敢，或者说更加莽撞。说他们勇敢，就因为越是远离家门口那块捕捞过度的水域，天气变幻无常给他们造成的危险就越大，不过那里能捕捞较多的鱼虾。说他们莽撞，是因为如果执意远行，西部无边无际的大洋上骤然而起的暴风雨会引起骇人的海啸，使你丢失渔篓、渔网及钓线等全部用具。这时老人们就会点着头说："唉，总是难免、难免的啊！"

但是，青年人心中希望的火焰正当旺盛，年轻的心渴望着地平线上没有到过的地方，地球的边缘和大海锁不住如痴如狂的神往。从那些有着一双饱经风雨的眼睛、长着花白胡须的老人的叙述中，我听到许多非常美妙的冒险故事。我了解到，有些老人旧时英勇非凡，他们凭着大无畏的精神前去搜索世界的边缘。很少有人重返故里，但听说有的变成传说中的人物，在遥远的国度里过着富裕的生活。只有几个，非常少的几个，年老体弱，蹒跚回家，他们老来变得多话，喋喋不休的叙述虽有吸引力，但大多流于俗气，这就泄露了他们失意和心酸的秘密。

当我第一次住在这个渔村，收集这座海岛的资料时，就听到许多神奇的故事。但这儿我要说的并不是人的故事，而

是被大海环绕着的一小块陆地上的有关自然的故事，是我少年时代过人的精力最终驱使我去那个孤寂的地方所发生的故事。不过，我必须先说一说，我，一个普通人，是怎样发现那个岛屿，并且住在那儿的。

*

我第一次看到地平线上楚楚动人的斯科霍姆，是在五月的一个黄昏，夕阳西下，晚风吹拂。村民告诉我这是一个无人居住，不可耕牧，几乎难于接近的地方。但是，我对大自然、大海和荒野，有着本能的喜爱，并且向往已久。这个好消息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敦促我即刻起航前往。我脚还未踏上岛屿，可心已经飞向大洋中的这块礁石去了。

大风刮了两天，一个在岛屿四周布下虾篓的青年渔民告诉我，明天早晨天气将转晴，他将带我和他的朋友哈里一同前往。

这位健谈的渔民对我说："你要到斯科霍姆去？那可是个绝妙的小岛，土壤肥沃，小麦和土豆长得比哪儿都强，可现在到处都是兔子啦。最后一个在岛上种过地的人是布尔多·爱德华兹，去看看他吧，他住在奥兰敦，沿这条路走几步就到了。我叔父，这个怪老头，很乐意答应人家的请求，他还租着那小岛屿哩。跟他聊聊吧，沿这条路走，过了那座桥就到了。"

在偏远的威尔士，村民们决不会告诉你路有几英里远，这是失礼的行为。尽量保持快乐的情绪吧，人生短暂嘛……"只有几步"，走下去却要四英里，距离的远近毕竟是相对而言。

关于布尔多·爱德华兹，当地有许多传闻。他们说，他是个精明严峻的人，曾与一个漂亮的女管家住在岛上，过着与传统不同的艰苦而又幸福的生活。他现在仍十分矍铄，飘

拂的白胡须，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布满皱纹的皮肤，声音犹如斯科霍姆岛上的百灵鸟，轻柔婉转。他的谈吐斯文古雅，好象有点无可奈何似的。

“啊，斯科霍姆！你真得去一趟啊。如果你喜欢鸟儿，你就会喜欢那地方的。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那地方啊，象天堂一样的宁静。要不是这讨厌的战争爆发了。不过，如果你上那儿去，可要保重啰，以后再来跟我谈谈吧。”

风又刮了一夜。我和哈里睡在他的车里，在岛屿对面的三角山庄园里等着。农家姑娘把花朵、玩具，薰衣草、硬币等放入我洗干净晾在外头的长袜里。光临这不长树木、狂风呼啸的半岛的陌生人，是她们调情卖俏的对象，她们也渴望能得到对方的殷勤求爱。少女们年轻、俏丽、健康、单纯、活泼，她们喜爱挑逗，成天嘻嘻哈哈，在牲畜繁殖的季节，终日忙于照料奶牛场的牛犊和咯咯叫的小鹅。但我向往宁静、神秘的世界，向往和海岛与海鸟紧密相连的世界。我盼望有一个僻静、安宁的环境，来研究未开发的大自然。

第二天早晨，死一样的寂静。两位渔民划着《狐步》号帆船，用了两个小时驶过漩涡湍急的大海，靠到斯科霍姆色泽如红宝石的砂岩质悬崖边。一路上，吉姆，这个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有着漂亮面孔的瘦高个，象只桤鸟喋喋不休地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而杰克却沉默寡言，他头发金黄，面容丑陋，又矮又胖。真是天生的一对捕鱼伙伴：前者漫不经心，急躁鲁莽，傻里傻气；后者沉着镇定，富于思想，不善言语。

我们划到礁石丛中朝南开口的登陆点。在花朵点缀的山坡上，上千只海鹦溜溜达达，悄无声息地相互鞠躬点头，摩擦着色彩鲜艳的嘴，或者木然地四处盯望，好像列队欢迎似地瞧着我们。红嘴蛎鹬吹奏起响亮的迎宾曲，海鸥从布满巢

穴的悬崖峭壁呼啸而出。到处是花，各种各样的花——真是一个无比美丽的岩石花园。

“画下这个登陆点。”画家哈里喘着气说，“这样的色彩真叫人难以相信。”

我的心激烈地怦怦跳动。我们边走边欣赏，漫步来到百码外一座摇摇欲坠的农舍跟前。又一队代表——这回是上千只棕毛的兔子——沿着石砌的土墙，围坐在绿色蕨草边平坦柔软的小块草地上，静静地凝视我们，小心谨慎地保持一定的距离。一只乌鸫站在破房子的烟囱上，发出长笛般的歌声。百灵鸟在我们头上引吭高歌。在破旧的农舍后多石的土丘上，三只蛎鹬在尖声唱着哀歌，它们低垂着头，好象在替这些扰乱了它们诗情画意的海岛生活的衣着褴褛的人感到害臊。

我高兴得说不出话来。我要呼喊，喊出我的欢欣。那个喜欢说话的渔民来到我们背后叫道：“还有兔子呢！等到天黑，几千只兔子，还有几千只海鸥就会出来。地上的每一个洞都有成打的兔子和海鸥。”

他闯进屋子，把粗帆布手提包丢到浮木搭成的大床上，这张床占了大半间卧室。房里弥漫着一股切烟草块的香味，还有一些变质的蛋，煤烟，旧衣物和耗子…“成千上万只小老鼠，”吉姆说，“但没有大老鼠。想吃鲜蛋吗？我带你去，提个袋子跟我走吧。”

他把几个变味的鸥蛋扔出窗口，使两只嘴对嘴互相亲抚的海鹦大吃一惊。它们正站在庭院围墙顶上的巢边，脚踏芳香的剪秋罗，发出嗒嗒嗒的响声。

高地上，红嘴鸥在长长的欧洲石南草上空哀声恸哭，它们拍打着黑色的翅膀向我们俯冲而来的声音清晰可闻。吉姆的长腿探向一个个鸥鸟巢，他穿着渔民们常穿的木底鞋，把三个一窝的蛋踩得粉碎。只有一个及两个一窝的蛋才是新鲜

的。装了一篮子鲜蛋后，他又把破坏性的搜寻扩展到陡峭的悬崖上。在倒坍的岩石堆里，他找到好些很大的形如梨子的海鸠蛋和尖喙海雀蛋。

我们离开吉姆，信步走到美丽的高地上。从它的顶端“观察岩”，我们看清了地图所示的岛屿全景。从东北端到西南端长约一英里，最宽处半英里，岸边悬崖凹凸，使海岸线绵延达六英里左右。我口袋里的地图标明小岛最高点为海拔175英尺，面积242英亩。高地东北面高五十英尺，西南面高一百多英尺，其间坡势平缓。在平坦的沼泽地中心有两个坚固的淡水池。一群鸥鸟正在那儿戏水，洗刷羽毛上的盐分。岛的东半边展现一块田地，现在成了兔子生活的领地，横生竖长的欧洲蕨草及石南属植物成了大群鸥鸟筑巢的材料，小鸟栖息的舖盖。说也奇怪，虽然海鸟使我高兴得忘乎所以，但看到我熟悉的为数较少的鸟群，如莎鸣鸟、杂色鹬鸻、燕子、野鹨、麦鹨、家篱雀、岩鹨等，亲聆它们啭鸣歌唱，目睹它们筑巢建窝，我同样激动万分。

天黑了，百鸟几乎寂静无声。当我去汲水时，一只莎鸣鸟突然从洼地泉边的灌木丛中唱起了流水般深沉的歌儿。这歌声通过静静的夜空传到屋子里，当时那两位渔民正在用鸥蛋做晚餐。

“听吧！你们知道我们这儿有夜莺么？听它唱歌！”那个爱说话的人说。“杰克，它们年年来斯科霍姆，对不？”

没有回声。杰克是个斯文人，懂礼貌，不会当我们的面说他撒谎。他从我们的谈话中发现我们爱鸟爱得发狂。因此，杰克认为我们理所当然是鸟类权威。

“还有，斯科霍姆的泉水都是从普雷斯利山流下来的，流了三十英里，嗳，杰克。”吉姆懒洋洋地和衣躺在床上，不脱靴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啊”，仍然是彬彬有礼，细心的杰克发出一声极为模棱两可的回答，既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他无疑是个天生的科学家。每当他沉默无语，我总感到十分有趣。好象为了证明他的绅士风度，杰克脱了靴子才上床躺下。他不久就打起鼾来，鼾声均匀平和。

我和哈里在防风灯的光亮下各自看一本家庭用《圣经》。这是书架上找到的唯一的读物，一部八开本、四英寸厚、装订成两卷的书。

外头黑漆漆的。吉姆睡得不沉，醒来后把烧浮木的炉火拨旺，看见我们还未睡，感到很奇怪，免不了又谈开了。

“那本圣经是古老的珍本。在我们家有四百年了。”

“它是1763年印的。”哈里说。他是个热心的古物收藏家。

“唉，很古老啦，还保存得挺好的。”吉姆打着哈欠。“它值多少钱？”

“要卖吗？”发现有便宜书可买，哈里顿时来了精神。“是谁的？”

“我，”吉姆不自在地瞟了一眼熟睡的杰克说。“二十五年前老布尔多的情妇带来的。她信教，现在死了。人家说可怜的老布尔多的情妇是患癌症死的。我是他的最亲男嗣。你买吗？现在岛上的每件东西都是我的……”

“在这种咸空气包围下不会有好东西，瞧，有的书页都发霉得粘起来了。你要卖多少？”

“嗯，两镑。”

“你收着吧，按这个价你把它带来带去，到我回家也别想卖成，我家离这有百多英里呢。”

“你说值多少就给多少吧，我不愿象你说的，眼巴巴地看它烂掉。”

“好吧，这本书我给五先令。”

吉姆冷笑一声，一时换了个话题。他又谈起海鸥，说成千上万只海鸥就要来了，它们会围着房屋嚣叫，回它们的地下老巢去。我正期待这个时刻，便走出门，在漆黑的夜色中聆听。只有昏沉沉睡着的鸥鸟有一丝儿声响。没有星星，苍穹云层笼罩。当我回去时，讨价还价已有眉目。杰克仍然香甜地打着鼾。

“你很难对付，”吉姆说。“少于十先令我不卖。”

“不。这些时候，这可是一大笔钱啊。”

（这是真的。事实上，那时一个劳动者的平均日工资还没那么多。）

“七先令，怎么样？”

“不，我只给六先令。”

“七先令！”

“唉，好吧。”我不得不佩服哈里那一副勉强的样子。他总喜欢讨个好价钱。

*

白天里，我和哈里已经不时听到从无数兔子洞里传出隐隐约约的咕咕声。现在我们兴致勃勃地游荡于夜幕中，擎着忽闪忽现的风灯这儿照照，那儿照照，照在兔子洞上面，从那些洞里传出种种神秘的声音，越来越响。突然间，天空响起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哭叫，似乎直冲我们而来“扑通”一声，灯边落下一只鸟。

这是一只黑白相间、鸽子般大小的鸟，不久我就对它很熟悉了。它蹲在草地上，又摇摇摆摆地走了几步，钻进一个洞里不见了。过一会地下传出一唱一和的咕咕声，神秘莫测，好象那对相亲相爱的鸟在洞里讨论它们的家庭琐事。

一只，两只，十只，百只，到半夜，几千只海鸥从大洋

上纷至沓来。岛屿、天上、地下，啼鸣四起，越来越强。我怎能描绘得尽善尽美呢？有时候，长歌恸哭如极度悲痛的人，有时候，又如女巫们在火型柱下举行震耳欲聋的音乐会。先是三鸟合唱，接着是一声长长的哀鸣。午夜过后，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这些长翅膀、形似信天翁的鸟儿在地上毫无用武之地，走不稳，移不动。我们碰它们，它们撞我们，不是踩着脚，就是踏到翅。

不论何时，要估计以地洞为巢穴的动物的总数量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吉姆说岛上的海鸥有成千上万，为了对这个不切实际的数字作个修正，我们暂且将他所形容的“成千上万”估计为五位数，即有20,000只成年的、可繁衍后代的海鸥。

白天，我们沉迷于计数海鹦的乐趣中。这种海鸟把巢建在地底下，一到黄昏，它们便密密麻麻地挤在崖顶上。在每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坐着一群群海鹦，活象身着礼服大衣的红鼻子侏儒在谈天乘凉，着实滑稽。在岛内陆，甚至在破烂不堪的房顶上也能看到这种情景，不过为数较少。通过取样计数鸟群来估计岛屿海鹦的总数，我们得到的是同样的整数——20,000对。但这回是“对”，而不是“只”。在斯科霍姆竟然有20,000只海鸥，40,000只海鹦，真令人难以置信！并且，我们的估计肯定是偏低的。另外，还有鲱鱼鸥、小黑背鸥及大黑背鸥三种鸥鸟，大概有1,500对。

那么兔子呢？它们如何对付这60,000只海鸥及海鹦入侵它们的洞穴呢？吉姆估计每年冬天逮走5,000只兔子。吉姆有夸大其词的坏习惯，但即使逮走的兔子是他说的一半。夏天也应该有5,000只大大小小的兔子与60,000只海鸟一同居住。我们作了个简单计算，海岛面积按240英亩算，每个洞住一对海鸟，则每亩地约有125个鸟巢，每一鸟巢所占的平

均地表面积约三十九平方码。很可能还有更多的洞穴，因为岛上有的干地一平方码就有一个洞，而沼泽地中心当然不能作穴。真奇怪，这个小岛竟住得下所有的兔子和鸟；然而，是谁决定各自的住房权呢？

我把手伸入几个浅洞，穴中的海鸥或海鹦愤怒不已，恶狠狠地啄了我一下。我望着流血的手指头，断定在地下洞穴的统治等级中，兔子一定是最末一级。

黑夜里海鹦一只接一只地从鲜花掩映的地下洞口钻进去安歇了。我们在震耳欲聋的海鸥叫声中东游西逛，有时还听到深深的地下鸟巢里传来孵蛋的海鹦沉沉欲睡的“啊！哈！哈！”的呵欠声。那蛋又圆又大，带有淡淡的斑点。

一种温柔似水的声音，从悬崖峭壁的裂缝和破篱墙的石缝，传到朦胧夜色之中，象是木制管弦乐器，又象是潘神箫发出的低沉轻缓的乐音。这是另一种夜间活动的鸟——海燕——的声音。一群燕子般大的小鸟，轻轻地哼着歌，掠过我们的风灯，那白色的尾巴好象忽闪忽现的鬼火。这可爱的小鸟——海员称它们为暴风雨中的海燕——拍着翅膀挤进最小的洞里。在洞里，它的配偶正在光溜溜的土地上孵着一个极易破碎的鸟蛋。我把耳朵贴紧裂缝，听到雌雄鸟儿在喁喁对语，闻到扑鼻而来的麝香似的海燕味道。

“咪嘟呃！咪嘟呃！”兴奋得发颤的声音，间或插入响亮快活的打呃声，也许是一只鸟在黑暗中无意啄了对方吧。

“哈里，哈里！听，海燕……这老树篱里有好几十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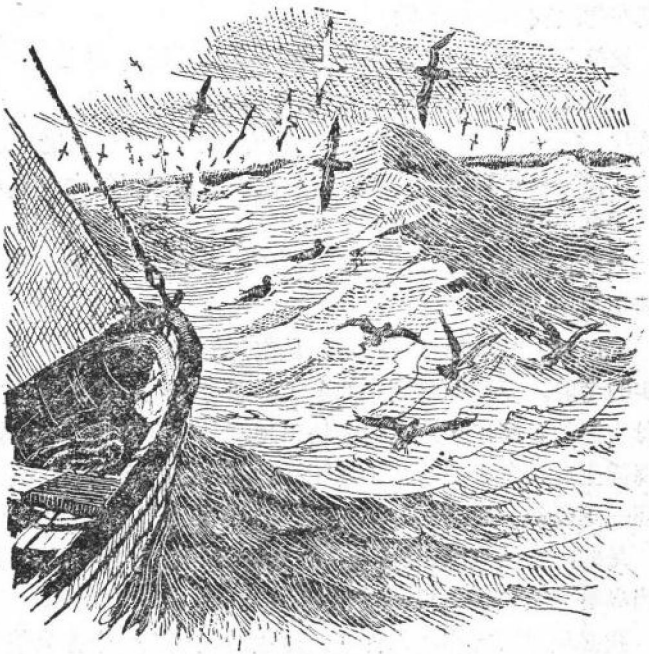
“真是天方夜谭式乐趣的重现，但这更使人惬意！”

“哈里！”

“嗳。”

“我要在这儿度过整个夏天！我要永远住在这儿！你觉得……，你认为我……”

二、成为岛屿的主人



我曾经认为，每一个儿童都狂热地仿效鲁宾逊，幻想变成一个瑞士的鲁宾逊，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一座小岛上，粗茶淡饭，仔细认真地研究岛屿上的野生动物。我自己也不明白在我离开学校后，这个愿望竟还如此强烈。没有人能解释我们心中这种莫名其妙的扰乱人心的精灵。它驱使成年人去翻山越岭，独个漂洋过海，遨游西藏，种树成林，开建花园。而我呢，远离人为的、不自然的大城市，把自己置身于花香

鸟语、野生动物之中，这才是天赐予我的非同凡响的选择。因此，一有可能，我便靠耕种维持生活。多亏有一点儿财产，我才成了一个小小的农场主。我十七岁时弃学进入蒙默斯郡农村的田野森林大学，学习自然历史（没有导师，也没有教科书），因此，我根本称不上是个学者。每年暑假，我一直在寻找我梦中的岛屿。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终于找到了。当我从斯科霍姆返回时，我又惊又喜地发现布尔多·爱德华兹准备把他的租约权让给我，条件是我把该冬在岛上抓到的兔子全部给他。老人言过其实地把岛屿赞颂了一番，再一次表示他因年纪太大不能生活在岛上而感到十分遗憾。

“今年冬天你打算住在斯科霍姆？我给你看一种相当不赖的兔夹……”

我面临着从梦想变成行动，从空想的冒险理论到自然界现实的考验。要与即将到来的冬天、恶劣的天气作斗争，要应付生活的动荡，卖去我的小块田地，从安全舒适的大陆搬到海洋上这块危机四伏、无遮无拦的高地上，搬到这个我几乎还一无所知的海岛上。二十三岁的我敢于冒这个险吗？

是的，在我欢欣之际，我承认我还是有点儿害怕的。只有当岛屿完全属于我时，我才会幸福。

我必须尽可能查清每件事。地主的代理人是个谨慎的老头。他跟我一样严肃认真地对待我的申请。他让我看一些契约和旧地图，并把他知道的斯科霍姆的情况告诉我，但他了解的事情并不太多。从他谈话的言外之意我知道，大海和气候把先前的承约人或迟或早地打发走了。租用期间他们半途中止租约，只把牛羊带走，农舍及其建筑则捨弃不用。前几年最可观的收入是兔子，等等。

在协商这个新租约的日子里，我查阅了本地图书馆和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